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宣传鼓动家，又是一位学术文化史专家。他一生留下了数量浩繁的文字著作，他的著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史学、文学、民族、宗教、法律、教育、伦理等领域，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LIANGQICHAO

张琳璋 / 著

长篇历史小说

梁启超

「下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梦断共和

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梦断共和
「下卷」

LIANGQICHAO

张琳璋 / 著

长篇历史小说

梁启超

中国文联出版社

第四十四章

且说那北洋水师候补道王修植，自打登上日本军舰，第一眼，就认出梁启超来了。他拔出宝剑，直指梁启超，厉声喝道：“梁启超，哪里逃！”这一下可真是耍了梁启超的命了！你想那王修植既然认出了梁启超，如何能够放过这一立功受奖的大好机会，抓捕梁启超，押到北洋大臣荣禄面前邀功请赏，这不是自己升官发财的一次绝好机会吗？但是且慢，中国人里，也有鄙薄名利，知耻爱国的人在。这个王修植就是一个！甲午海战以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亲眼见那些官高爵显的海军将领们一个个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投降保命的丑态，亲眼见这大清朝官贪吏虐、政治腐败、暴虐专制的亡国之象，打心眼里是赞成康有为梁启超们的变法维新、拥护光绪皇帝颁行新政的。一个赞成新政的人，他怎么能够忍心抓捕变法志士？既然如此，你王修植就应该保护他，看见他装作看不见，认得他装作不认得才对呀，为什么一上来就拔出佩剑直向那梁启超指去？其实，王修植这是有意跟梁启超开的一个玩笑，他要看一看这个变法干将可真是一个置生死于度外的人物，看看梁启超是否经得起他这一声大喝。心里暗自道：“梁启超呀，你可不要害怕呀，别叫我这一声大喝吓出你的屎尿来就好。”

那王修植的突然大喝，对于梁启超来说，无疑是晴天一声霹雳，哗啦啦当头炸响，又见那明晃晃的剑锋，寒光四射，直指他的咽喉，一道寒气，从那咽喉处直透心底，霎时，只觉得周身寒彻。心下暗自想道：“完了，完了，且就死吧。幼博兄，复生兄，小弟这就随你们去了！”便缓缓地闭合上眼睛，听凭那兵士们来捕捉。

可是，奇怪的是，并没有人上前来拧他的胳膊搥他的头颅，有的，却是平山周的哇哇乱叫：“混蛋！瞎了眼睛的狗奴才，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公民，你敢怎么样？”

梁启超睁眼看去，却见那王修植的剑锋不知何时已经移到平山周的项下，一双怒目正虎视眈眈地盯视着他。

平山周呜里哇啦喊叫的全是日本话，显然是在抗议中国军人的无礼。

日本话证明了这个被怀疑的人的真实身份，他是日本人，不是梁启超。

王修植收起佩剑，抱拳道歉道：“误会，误会。”

他命令兵士们说：“梁启超不在舰上，撤！”

就在车转身去的刹那，王修植抛给了梁启超一个隐秘的微笑，那意思无疑是在说：“卓如一路保重！”

梁启超被深深地感动了，看来，中国人里，渴望变革黑暗专制现状的人士，无处不在啊！他喃喃地自语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之谓乎！”

清军的小汽艇驶远了，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梁启超终于透出来一口气，心下暗自惊诧道，好险呀，这生与死的转瞬之间啊！他忙对身边的平山周抱拳施礼道：“谢谢诸位先生的搭救之恩。”

平山周哈哈而笑，说：“梁先生无须客气，我们是贵同胞孙文先生的朋友，是非常同情中国革命志士的，这点小事，不必挂齿。”

说话间，日本军舰起航了，梁启超感觉得到舰体在缓缓地移动。

舰长向他走过来，举手行了一个军礼，说：“请诸位到舱里去，甲板上风大，不安全。”

梁启超问道：“请问阁下，贵舰叫什么名字？这是往日本本土开去吗？”

舰长说：“敝舰名叫大岛号，不用多少时间，先生便到我大日本帝国了。”

塘沽港渐渐地离远了，港内的船只亦渐渐地变小，码头上的房屋建筑开始隐约起来，以至于藏匿了踪影，很快地，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了，惟有翻卷的浪涛汹涌澎湃，刚才还隐约可见的那条弯弯曲曲黑色的海岸线，此刻也被完全地融进一片白茫茫的雾障里……梁启超知道，他已经进入渤海海域，从这一刻起，他已经开始远离父母之邦了，他的祖国，正在被这艘日本军舰甩在了身后，而且，愈甩愈远。

梁启超的心脏突然感觉到一阵难耐的疼痛，仿佛有一根钢针在猛刺它的最深处，令他有一种无法忍耐的窒息和痛苦。

透过舷窗，他看见有一群白色的海鸥在海天间飞翔。

它们的面前没有危险和杀戮，惟有自由、快乐、和谐和幸福！

相比之下，作为人类，作为这人类里的一个中国人，梁启超羞愧死了！

他此时此刻，无比强烈地感觉到作为一个亡命天涯的孤独客，作为一个被腐败专制政权逐出国门的遗弃儿，是一种怎样的委屈、软弱、无依、孤苦和绝望啊！当此之时，他甚至对于那个独裁专制黑暗腐朽的政权，那个杀人嗜血野兽一样的政权，已经愤怒不起来了，他完全地出离了愤怒了——他的愤怒的悲怨的心

里，此时惟有一种隐隐的难以言喻的疼痛而已。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他在心里默默地说。

他一刻也不能忘怀的，是那个谈笑风生、才华横溢、料事如神的老大哥康广仁！

他本来是不应该遭罹这场杀身之祸的。他在上海大同译书局干得好好的，反映新思想的维新变法之书正自一部一部一套一套地出着，并且产生着巨大的社会影响。但是，当自己拖着将死的病体从长沙赶来上海的时候，他是怎样的焦急和不安啊。他将自己视为亲生骨肉，同胞兄弟，竭尽全力抢救自己的生命。他收到先生从北京发来的急电，命他火速去京，参与变法运动。幼博兄啊，不放心我的病弱的身体，亲自陪护我去京，这一下子，卷入到这个是非旋涡里来了。即或如此，你还是有机会逃脱这场政治灾难的，先生奉旨南下，你本应与你的兄长同行，回上海去，但是，又是为了我，为了照顾我的病体，你选择了留下，你要继续留在京城，陪伴我，照顾我……以至，大难来时，你首当其冲，作了第一个被清廷宰杀的羔羊……幼博兄啊，你完全是为了我呀，是我拖累了你，害得你无端地牺牲了性命！想到这里，梁启超心如刀绞，痛不欲生。

由对于康广仁的哀痛，梁启超继而又想到了戊戌变法中被慈禧残酷杀害的谭嗣同、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和林旭，他们一个个都是中华精英，国家栋梁，他们舍生忘死、厉行变法，所为何来？不是为了匡扶大厦之将倾，挽救国家于危亡吗？这样的忠臣烈士，乃国家民族的灵魂珍宝，奈何以杀戮对之？大清朝，这是真的不可救药了啊！

不知什么时候，海面上起了大风，海浪翻滚，波山浪谷，舰体剧烈地震动摇摆起来。远处，乌云四合，云涛涌动，沉甸甸的云脚压得很低，紧紧地压向海面，海天似乎已经合为一体了。大岛号军舰置身在这惊风险浪间，渺小得犹如一片草叶，随时都有被这风浪吞没的危险。然而，梁启超并不畏惧这危险，因为，他的心思此时完全沉浸在对于死难烈士们的哀悼和对于亲人们的惦念担忧之中了。

他想到了他的父亲、妻子和女儿，他们现在在哪里？是否已经逃脱了虎口？事变发生之后，他匆匆逃往日本使馆，与外界隔断了联系，他是连个电报也不曾发回去的呀！他又想到了恩师李端棻大人，这位处事谨慎、循规蹈矩的大学者，是因为受了自己的影响而毅然投身到变法维新运动中来，几次上书皇上，保荐康有为，为新政出谋划策，积极言变，为变法运动推波助澜，并且产生了巨大效果的呀！那个淫后能放过他吗？逮捕抄家，囹圄之灾，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而使恩师蒙冤屈遭罹侮辱的呀！对于家庭，对于恩师，他分明就是一个罪人呀！

梁启超愤怒于专制政权的强暴，担心于家庭亲人的安全，内疚于自己带给亲

人们的灾难，他五内俱焚，痛不欲生。

他的耳边突然听见娴儿的叫声：“爹爹，你在哪儿？娴儿好想你……”

梁启超忽地从床铺上跳起来，四下里寻找，他要找见他的宝贝女儿，但是，四壁空空，哪里有娴儿的影子？舷窗外，一排巨浪排山倒海般砸过来，溅起无数的水花，发出震耳欲聋的轰响……情不自禁地，梁启超泪如泉涌了。

平山周走进来时，梁启超的情绪还没有恢复。

“梁先生，故土难离是不是？”

梁启超无奈地点了点头。

平山周说：“人们都是这个样子的。在自己的国家，无论遭受怎样的打击、迫害，遭受怎样不公平的待遇，对它无论痛恨到怎样的程度，一旦要离它而去时，却又莫名其妙地生出许多伤感来，依依不舍，似乎以前遭受的所有的不幸，都是无足轻重的。”

梁启超苦笑笑，说：“我仿佛看见背后那两扇巨大的国门，已经严严实实地关死了，我被无情地关在了门外。”

“国门会向你重新打开的！只要你坚持自己的理想，继承死难烈士的遗志，坚持不懈地斗争下去，你们的革命成功之日，就是国门向你打开之时，你应该坚信这一点。”平山周说。

梁启超说：“君言不差。我梁启超此去异国他乡，君恩友仇不报，誓不为人！”

平山周说：“我的朋友孙文，每当置身困难境地的时候，就喜欢吟诵你们古代一位大诗人的诗句，‘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梁先生的话，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吧？”

“这是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它表达了戍边战士保家卫国的忠贞。”说到这里，梁启超的心头忽地一动，似有所感，他在北京日本使馆捧读谭嗣同遗书时的悲愤感情忽然潮水似的汹涌起来，他当时吟诵的诗句又一次分明地涌现在脑际，他终于阻遏不住汹涌而起的诗情，对平山周说：“请君为我准备纸笔，我要写东西。”

原来，这日本人也是用毛笔纸砚写字的，文房四宝，舰上备的就有，随手拿来，转眼间便一切就绪。

诗情既已迸发，如何阻遏得住？且任其奔涌就是了！

梁启超端立书案之前，随着舰艇的起伏而起伏着他的诗绪。

他双目噙泪，凝锁眉心，笔不停挥，愈写愈疾速，愈写愈投入，愈写愈不可遏止……

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我其东。东方古称君子国，种族文教咸我同。尔来封狼逐逐磨牙瞰西北，唇齿患难尤相通。大陆山河若破碎，巢覆完卵难为功。我来欲作秦廷七日哭，大帮犹幸非宋聋。却读东史说东故，卅年前事将毋同。城狐社鼠积威福，王室蠢蠢如赘疣。浮云蔽日不可扫，坐令蝼蚁食应龙。可怜志士死社稷，前仆后起行影从。一夫敢射百决拾，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尔来明治新政耀大地，驾欧凌美气葱茏。旁人闻歌岂闻哭，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荫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吁嗟乎！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我其东。

去国长歌，一气呵就，梁启超犹自伫立书案之前，手握毛管，面凝如铁，一动不动，仿佛铁水浇铸的一般，惟有那顺着面颊潸然下流的泪水，向人们报告着他的满腔的悲愤！

平山周感动地说：“梁先生对我大日本国明治维新人物熟悉如此，说起他们的事迹来，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此番到了敝国，必然有所作为！”

梁启超一握毛管，咬牙发狠道：“我将用我手里的这支笔，书尽淫后罪恶，唤起国人斗志，颠覆这个腐败糜烂专制暴虐误国害民的大清朝！”

他的话赢得了平山周们的一片掌声。

海上航行，又是在君主被囚、同志惨杀、狼狈逃亡的情景之下，梁启超的孤寂、愤懑、茫然、思亲、百无聊赖的心情可想而知。

七八天的海上航行，大岛号军舰驶进日本军港。

一艘汽艇把他和平山周等人从军舰上接下来。日本政府派来的官员代替了平山周的工作，朋友们话别时，梁启超说：“我在贵国举目无亲，希望你们常来看看我，并且代我问候孙文先生，感谢他委托诸位去北京搭救。我有一联唐人诗句，云‘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望诸位带给逸仙，他一听便知我的心情了。”平山周说：“这诗句我们一定带到，孙先生肯定会非常喜欢的。不久我们会见面，相信那时令师也一定会有好消息传来。”朋友们嘱咐再三，依依惜别。

梁启超受到礼貌热情的接待。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异国他邦，他从海上而陆地，从汽车而火车，几经辗转，终于来到了日本国的京城东京，住进了一所环境清幽的住宅里。日方官员告诉他，这里的地名叫牛込区马厂下町。

一种异样的心情令梁启超十分兴奋。

首先眼前的这套住宅就让他觉得新奇。这些房子都是格子形的，像放大的小孩子们的玩具，全都是木制，洁净而且明亮，也有廊庑，但绝对跟中国的建筑不同。中国人讲究气派，而此间却给人一种情趣，一种格调，完全是另一种让他一时说不清楚的艺术美。接着是进门进屋，就更让他觉得新奇。门是推拉式的，一拉就开了，一推就合上，不似中国人的房门，有两个门扇。而且，进门要脱鞋，把鞋子整齐地放在门外，光着脚进屋。刚进屋的时候，他跟着那个日方官员脱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好犯了一阵糊涂。进得房来，屋里的摆设，都极尽小巧、简单，小桌小柜，压根儿见不着中国的八仙桌子太师椅子条几书柜之类。日方官员领着他走进卧室，又不见床铺，被褥是铺在地上的，他心里想，怎么叫我打地铺睡觉呢？是不是没有来得及买床？赶明儿安顿好了自家去街市上买一张去。他又被领进书房，却又怪，竟然是一张矮矮的书桌，上面放着几本书籍，日方官员对他说道：“梁先生可以在这里读书写文章。”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日本人的习惯，睡觉、写作，都是讲究席地而卧而坐的，这多么不方便呀！回到客厅，日方官员请他坐下，一开始，梁启超有些为难，怎么坐呢？没有椅子凳子，他见那日本人席地双膝跪地而坐，正望着他笑，也只好学着屈膝跪坐下来，面对着一个矮腿茶几。只见那官员轻轻拍了一下手，就有两个日本少女低头垂手窸窣窸窣地悄然进来，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大气也不敢出。那官员道：“这两个侍女是派来专门侍候先生的，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她们去办。这一个名叫吉田幸子，那一个名叫山野良子。你们快来见过梁先生。”那两个女子闻言忙不迭地走前一步，双手交叉地端放在两腿之间，轻轻地屈了屈腿，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用中国话莺歌燕语般地说道：“梁先生，你好。”梁启超吃惊地问道：“她们会说中国话？”那官员说：“她们在外务省专门接受过训练，会说好几国语言呢，简单的中国话也会说一些。”这两个日本女子更给了梁启超第三个新奇，怎么，在日本，连这些侍女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会讲几国语言，他这个大清朝的举人老爷，文章高手，除了中国话，任什么别国文字一概不通，睁眼瞎子一个，相比之下，岂不羞死人了？梁启超正自感叹着，那侍女们早悄无声息地退下，转眼捧上茶来，举案齐眉而进，跪俯身子斟茶，玉指轻舒，玉腕轻抬，一切都那么有章法，有韵味。而那茶具，壶是最小巧的壶，杯是最小巧的杯，那景况，又很像自己家乡的吃功夫茶，但那吃法，却与家乡截然不同。家乡人喝茶，一口干尽，这日本人喝茶，抿嘴而品，幽雅而且自得，是在享受，非解渴也！这又是别一种新奇了啊！

小坐了一会儿，说了会儿闲话，那官员起身告辞，说：“明天，我国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将来拜会先生，先生有什么要求，请尽管对他说，没有不遵命照

办的。”

梁启超说：“谢谢你的接待，我正有些事情要请大隈重信先生帮忙呢。”

送走日方官员，梁启超转回客厅，还没有坐下，吉田幸子就走进来，深深鞠躬，微微笑着，说：“水已经备好，请先生去沐浴。”

梁启超说：“谢谢了。我正一身疲惫，好几日没有痛痛快快洗过澡了，且洗一洗劳乏吧！”

说着话，就跟随着吉田幸子往盥洗室走去。原来这宅子结构很是复杂，卧室的后边，走过一段小小的走廊，便是左右两间各有二丈见方的小屋，一间有冲水马桶的是洗手间，一间放有一只大木桶一张窄木床的是洗浴间。梁启超看了一眼那木床，心里说：“日本人这不是也用木床吗？只是为什么这么低矮狭窄？而且不放在卧室却放在这里？”心下正自奇怪着，早走进了洗浴间，望那大木桶里，热乎乎的洗澡水白色的蒸汽正袅袅地蒸腾着。

吉田幸子说道：“请梁先生脱衣。”

说着，就凑近身去，伸出手来，解梁启超的纽扣。

梁启超大惊，道：“不劳小姐费心，梁某自己来吧。”

吉田幸子笑道：“不妨事的，幸子理当侍候先生洗浴。”

说着，又要伸手解衣。

梁启超慌忙退后一步，说：“不劳小姐侍候，梁某自己洗吧。”

说着，抱拳行礼，示意对方退下。

吉田幸子微红了脸，掩口而笑，无可奈何地退出门去。

这里，梁启超慌忙脱去衣服，跳入木桶，浸泡其间，顿时，感觉浑身的毛管都舒张开了，一种说不出的惬意令他觉得舒服极了。

谁知，洗得正舒服，吉田幸子又悄无声息地推开门，进来了。她身上只穿着一袭薄如蝉翼的透明的粉红色纱裙，手里提着一个小水桶，笑吟吟地，款款而至，说道：“我来给先生搓背。”

梁启超早惊吓得目瞪口呆！

他生平哪里见过这个？既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亦没有见过如此绝色的女子，以这样半裸的身体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张皇失措，急忙伸出双手大摇大摆，连连说：“请你快出去，请你快出去，男子洗澡，女子如何可以同浴？子曰‘男女授受不亲’，请你快出去。”

那幸子并不难为情，也不退去，而是把一双纤手轻轻地搭在梁启超的肩头，搓洗起来。梁启超慌忙用手拨开，身体急往下沉，怒道：“你若不走，我要生气了！”

幸子见此，无奈地摇摇头，说：“既然如此，幸子暂且离去，待先生洗浴罢，呼唤一声，幸子再来与先生按摩。”

“何谓按摩？”梁启超问。

“就是请先生躺在这板床上，幸子为先生推拿解乏。”幸子说。

“免了，免了！”梁启超一迭声地说道。

幸子终于走出去了，梁启超只感觉自己的心脏咚咚地狂跳，他也无心再洗下去，匆匆搓巴了搓巴，就着急慌忙地跳出木桶，以脊背倚住门，生怕再有人进来，未待身上干却，就穿上衣裳，结束了他到日本后的第一次洗浴。

晚饭时候，山野良子侍候梁启超在餐厅用餐，梁启超把她当成了吉田幸子，问道：“幸子姑娘，今年芳龄几何？”

山野良子笑道：“我叫良子，不是幸子。”

梁启超闻言，睁大眼睛打量她，说：“怎是良子，不是幸子？我看你分明就是幸子么！”

这时候，幸子笑嘻嘻地走进来说：“先生看我是谁？是良子还是幸子？”

梁启超打量两人多时，不好意思地说：“你是幸子。你们长得如此一样，怎么能不叫我认错？”

三个人说了一会儿话，梁启超忽然问：“我想请一个家庭教师，教授我日文，你们能帮忙吗？”

幸子和良子同声说：“这要去帝国大学请，我们帮不上忙。”

梁启超叹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梁子今日当择师焉！”

第二天上午，门外传来汽车的声音，几个官员模样的人走下车来，掀响了门铃。

来的是一位中年男子，矮胖而黑，他身后跟着一个戴眼镜的青年，那中年男子向梁启超鞠躬行礼，说：“我叫志贺重昂，代表我国外务大臣大隈重信君前来拜见梁启超先生，转达大隈君的问候。”

梁启超抱拳施礼，赶忙说：“欢迎，欢迎。请进，请进。”

他们的对话，皆经由志贺身边的青年翻译过去。

进得客厅，双方再一次见礼，落座。良子早捧上茶水，一一给客人斟上，又悄然退下。

志贺问道：“梁先生对于此间居住，还满意吗？这两个侍女还可心吗？”

梁启超抱拳谢道：“有劳贵政府安排周详，梁某海外羁逐孤臣，蒙贵邦雅意保护，优待逾恒，让在下忘记身处客中矣！”

志贺笑点点头，说：“如此甚好。某临来时，大隈君特别嘱我，请梁先生不要拘谨，中日本是唇齿之邦，有什么要求敝政府的，尽管明言，无不竭力办理。”

梁启超说：“我国此次政变，新政失败，顽固守旧势力得逞，令我本已大踏步行进的步伐突然终止，历史倒退数十年，不仅仅是我中华之忧，它实际上亦牵动了世界全局，然而，我中华古国之能否自立，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而能否施行改革，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故而，我们维新人士之意，乃是深望贵国政府能帮助我皇上恢复权力重新执政也。”

志贺说道：“阁下今日遭遇政变之灾，流寓异邦，我是很表同情的。前日我国公使归任，外务大臣特别询及贵国皇上事，当听说皇上健康，精神未泯时，大臣与我辈尽皆欢呼雀跃，深信皇上之复权当在不久的将来。”

这天上午，梁启超与志贺重昂谈话近两个时辰，十分融洽。近午时分，志贺重昂方才告辞而去。

目送着志贺重昂的汽车去远以后，梁启超转身回走，突然从门后蹿出两个人来，拦腰抱住他，喝道：“梁启超，逃到日本就拿不住你吗？”

梁启超被吓了个愣怔，张眼看时，却见抱住自己的不是别人，乃是好友韩文举，另一人是徐勤，正自站在一边眯着眼睛发笑。

梁启超大喜过望，张开手臂，紧紧地抱住韩文举，说：“这不是在做梦吧？”

第四十五章

梁启超送走日本国外务大臣的代表志贺重昂，转过身来，正要迈步走向他的住处，不料想从门边树下突然蹿出韩文举、徐勤两人，在这异国他乡流亡逃命之际，突然邂逅故人，与师兄弟们见面，怎能不惊喜万分？惊喜之后，自然便想起在北京菜市口被砍头杀害的戊戌六君子，想起曾经跟他们朝夕相处的康广仁，情不自禁地，一股悲酸涌上心头，刚刚才跃上眉梢的一缕惊喜之色，转瞬之间又被一抹浓浓的哀愁所笼罩。他紧紧地携着两人的手，走进房里，抬起一双泪眼，痛苦地说：“幼博兄他们……”话未说完，早已经泣不成声了。

韩文举、徐勤也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三人相拥相抱，悲不自胜。

侍女吉田幸子捧茶进来，他们才强止住泪水，坐下说话。

梁启超说：“同为维新变法人，生离死别有不同！眼见着幼博兄等六君子喋血刑场，而自己却做了这个亡命之徒，时时羞愧，恨不立死。”

韩文举说：“卓如此言差矣！生死之义，我侪如何不知？然则，‘君子不为苟存，不为苟亡’，所求者义尔！幼博六君子不畏义死，是死得其所也，烈矣！太史公不畏义生，忍辱负重，终成大事，亦烈矣！卓如之生，较之六烈士之死，一般壮烈，乃太史公之生也，君恩友仇，救国大业，全赖君发奋一报，怎么出此颓废沮丧之言啊！”

徐勤说：“死，谁个怕来？当死则死，当生则生，只要能够拯救国家，振兴民族，生死由之，我侪这眉心是连皱也不皱一皱的！六烈士以死唤起来者，我侪自当以轰轰烈烈的生来组织来者，不信我万木草堂经营天下的宏图大业不能实现！”

梁启超感动地说：“两位师兄之言不谬，卓如受教了！”

说着，招手唤来山野良子，命她准备纸墨，援笔写下一帧长幅，道——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梁启超抛笔发誓道：“两位师兄为证，小弟今日书明人顾炎武《精卫》一诗明誓，从今以后，要做那精卫之鸟，衔尽西山之石，填平这人生苦海，舍身救国，至死不变！”

梁启超肃穆庄严的誓言，壮怀激烈，令韩文举、徐勤大为动容。

话虽然是如此说，志虽然是如此大，然而，血淋淋的现实却无情地摆在面前——他们的维新变法运动是彻底地失败了！

烈士们的鲜血还没有冷却，刚刚有了一些儿活气的国家又归于死寂，曾经走出的一个路径既已被严严地堵死，而眼前一片茫然，脚下又无路可走，梁启超的心灵坠入绝望的深渊里。

怎么办？做什么？路在何方？希望在哪里？

自从他的脚步踏上日舰大岛号的那一刻起，这个问题就在他的脑子里鸣响。

因为没有答案，因为没有看见眼前该走的路，梁启超的心情一直处于苦闷彷徨抑郁之中。

韩文举看出了他的苦恼所在。他对徐勤说：“卓如报仇心切，明日，我们带他去各处逛逛，先让他的心松弛松弛。”

第四十六章

初秋时节，东京的清晨已经透出些许凉意，加之，昨天晚上又下了一场透雨，天地间湿度很大，越发显得清凉宜人。因为昨天随两位师兄满东京城里逛了逛，见识了一些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异国风情，感触很多，想了许多以前的和今后的事情，夜间没有休息好，虽然如此，梁启超还是早早地就起床了。

他推开房门，一看，外面一片雾障，白茫茫的，花木山石屋舍尽皆朦胧模糊。左手远方那一片水塘，水汽更大，澹澹欲滴，仿佛仙境。右手是一片空地，石砖铺面，几株樱花点缀其间，那巨大的伞形树冠雾障里模糊成一团，黑黝黝的，像一幅西洋油画。远处有黑影晃动，他知道，那是韩文举和徐勤在晨练。近处，吉田幸子和山野良子在洒扫庭除。她们见他走过来，都停下手里的工作，鞠躬行礼，问候先生早。

徐勤打完太极拳，缓步走过来，说：“许久不跳我万木草堂的‘文成舞’了，今日师兄弟们相聚，自应演习一番。”

说着，自家先自舞蹈起来。并且唱道——

圣统已为兮刘秀篡，

政家并受兮李斯殃。

梁启超悲哀地说：“算了，不舞了吧！”

徐勤愕然道：“却是为何？”

梁启超说：“先生新学伪经之说，戊戌一变，皇上被拘而志士头断，公羊学说之能否救中国，似已明白，此调已陈，舞已靡，已非我辈复仇之歌也！”

韩文举点头说：“我也有同感，今日唱起这歌跳起这舞，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感觉，似乎并不能表达我等此刻的心志，卓如陈靡之说很是有理。”

徐勤问道：“卓如贤弟，难道先生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吗？难道你有了什么新

的想法了吗？”

梁启超说：“想法还不甚明确，只是觉得它已不能反映我辈大败之后的情绪罢了。戊戌六君子的鲜血，似乎已经教会我们关于‘知行’的道理。我万木草堂学子经营天下，似应有新的战歌来鼓舞士气了。”

徐勤听见这话，默然不语。韩文举却频频点头，连说赞成。

昨日一天，跟着两位师兄逛了东京城，眼睛见到的，嘴巴吃过的，无不在梁启超的心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思考。西洋的银行、工厂、商贸，中国的建筑、文字、礼仪，甚至连饮食文化，在这个日本国都是随处可见，尽管他们至今还保留着诸如男女同浴这样蛮荒时代的习俗，然而，他们并没有忘记吸收世界上任何先进国家的进步的东西。西方的他们要学，东方的他们也要学，他们把东西方的一切先进的东西统统拿过来据为己有，融合进自己本土的传统文化里，形成一种完全崭新的文化，这样的国家能不强大吗？

此时，跳那慢悠悠的“文成舞”，歌那“圣统”“刘秀”之类迂腐陈旧的词，好不让人气馁丧志也！

因为心里空荡没有着落，早饭吃得很沉闷，三个人谁也没有说几句话。

早餐后不久，梁启超正在书房里看书，门铃响了，他猜想必是孙文陈少白来了，忙唤韩文举、徐勤一起前去迎接。徐勤慵懒，自在房里歇息，不愿见客，梁启超只好跟韩文举站在台阶上恭候。吉田幸子吧嗒吧嗒地跑过去开门，果然是陈少白和一位英俊青年出现了。梁启超大喜，忙三步并作两步走，奔下台阶，迎了上去，嘴里喊道：

“少白兄，想煞小弟了！”

陈少白也加快脚步迎上前，紧紧攥住梁启超伸过来的手，连连摇动着，动情地说：“真是没有想到，你我弟兄竟然在这异国他乡相见。”

梁启超礼貌地看了一眼旁边笑吟吟的青年，说：“想这位就是孙逸仙先生了？”

那青年微微点头，抱拳施礼道：“在下孙文，特来拜谒卓如先生。”

梁启超闻言，慌忙后退一步，说：“先生与学生素昧平生，却在我师徒遇难将死之时，派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赶赴香港、北京大力救助，救拔之情，其重如山，请受卓如一拜。”说罢，一个长揖到地，拜将下去。

孙文赶忙还礼不迭，说：“你我兄弟，虽不相识，然救国之心，却是相通的，孙文仰慕万木草堂诸贤达，心仪已久，早已视为同志了。所幸者，先生与尊师，俱已得救，逃脱了清廷魔爪。”

梁启超问：“先生有我师的消息吗？我师确已脱离危险了吗？”

孙文点头说：“据英国朋友说，尊师确已脱离危险，现已抵达香港，我的朋

友宫崎寅藏正在积极联络他，不日将有好消息传来。”

梁启超感动地说：“如此说，我师无性命之忧矣。先生如此热情诚挚，更令小弟感动万分了。小弟曾请平山周君带去一联献上，不知先生收到否？”

孙文说：“如何没有收到？‘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卓如此一联诗，胜赠我十车军火。在下亦有一联诗奉上，曰，‘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

梁启超说：“先生真情烈如火，日月其明，卓如拜服矣。”

陈少白打断他们，说道：“嗨，你们这是怎么啦，站在这门边边上，什么兄弟同志你一句唐诗我一句唐诗的没有完啦，这样站着说话难道不累吗？”

一句话，提醒了众人，梁启超忙向他们介绍韩文举，忙请他们入内说话。

进得书房，孙文一眼看见墙壁上悬挂着的那幅尚未装裱的条幅，驻足念道：“‘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大难之后，心不灰，志不移，揩干血迹，咬牙再战，此之为大丈夫！卓如心志，我于此诗尽见之矣！”

这时，幸子端上茶水，梁启超请客人就座，叹道：“败军之将，大难之后，何面目言志，只是此心未死耳。”

孙文说：“心不死，则大事成。敢问卓如，将有所为乎？”

梁启超说：“唉，圣主被囚未释，同志血迹未干，满眼荆棘，脚下无路。我曾请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转达我的请求，希望日本政府联络英美各国，给西太后施加压力，释我皇上囚禁，复我皇上圣权，倘如此，中国之兴，庶几有望哉！”

孙文听梁启超此语，低眉凝目，默然不语。

陈少白紧皱眉头，说：“卓如经此剧变，大梦犹自未醒耶？如何说出这般梦呓之言耶？”

梁启超愕然，不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韩文举拱手问道：“先生其有说乎？”

陈少白说：“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依靠皇权推行新政，尚自惨败；指望借助列强的力量以图救国，无疑是镜中看花水里捞月那是捞摸不住的。”

韩文举问：“先生是说，日本人靠不住，他们根本不会帮助我们。”

陈少白说：“正是。中国有句古话，叫求人不如求己，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办好它，外人是指望不上的！”

韩文举并不完全同意陈少白这话，戊戌之变，尚无日本人英国人救助，维新党人不是要被清廷斩杀殆尽了么？何能坐在这敞屋华堂之上高谈救国的道理？然而，这些想法，他没有说出口。

韩文举没有说出口的这些话，却尽被陈少白收入眼底了。他微微冷笑笑，

说：“不要被眼前日本政府的热情所迷惑，他们这是在为自己培养在中国的代理人呢。先生大概不知道吧，日本人是极讲究知恩图报的，他们想，你在生死患难中，我救助了你，你必然感激涕零，愿意为我效力。如果不是出于这个企图，他日本政府何至于花巨资费精神替不相干的异国人劳神呢？古人言，‘为山者基于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日人覬觎我中华久矣，我等只不过是其‘一簣土’‘三寸坎’耳，狼子之心，不可不防。”

韩文举听见这话，深以为然，情不自禁地站起身来，抱拳为礼道：“受教了。”

孙文品了一口茶，对梁启超一笑，缓缓地说：“变革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实现民主法制文明社会，究其实，不外乎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两种形式。我革命党人主张以武装暴动的手段，推翻满清政府的独裁统治，实现共和立宪；而贵维新党人则主张通过君主变法，厉行新政，来改变中国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立宪。在立宪一点上，我们是共同的，有着一致性，而在手段上，我党主张流血的斗争，而贵党主张不流血的斗争，这是我们两党的相异处。我们为什么不能为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即推翻满清朝廷的独裁统治而携起手来，并肩战斗呢？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就是与卓如协商，寻找一个共同点，使两党联合，为解放我们苦难的祖国而团结战斗。”

梁启超被孙文的坦诚和豪爽所深深感动，孙文的每一句话都打动他的心，令他如沐春风，令他为之动容，他快活地喊道：“妙哉，先生之言也！一个拳头击敌，只能伤其筋骨；两个拳头击敌，则可毙其性命。两党联合，彼此支援，势力必然强大，此确系救国之良方！”

孙文继续说：“综观世界各国历史，凡是涉及重大之变革者，没有不流血牺牲的。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还是英法诸国，皆如是也！这次戊戌之变，六烈士喋血菜市口，康先生与足下亡命海外，便是明证。贵维新党人即或以最温和的变革手段，搞君主立宪，也是逃脱不了流血牺牲，这是个无情的事实。我们一些善良的变革家，是应该惊醒了啊！贵党欲效法日本明治天皇的办法，变革中国社会，殊不知日本国情与中国并不相同，他们的明治维新运动也是流了血牺牲了性命的啊。请君听我慢慢道来——这个日本国，仅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远在公元二、三世纪才出现了一些分散的小国，其中有一个大和国势力比较强大。到了五世纪时，大和国统一了日本大部分地区，建立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大和王族实际是日本皇室的起源。从七世纪中叶至1868年明治维新，一千二百年间，是日本的封建社会，‘大化改新’以后，国家的土地渐渐集中到中央贵族和地方豪强的手里，他们兼并土地，役使农民、奴隶开拓荒地，扩大田庄，日本社会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封建庄园。这些庄园主们豢养武士，组建军队，享有特权，到了十二世纪，中